

中國歷代思想家〔七〕

更新版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沈謙 慧嶽 李世傑 著

陶弘景·智顗

吉藏·杜順

陶弘景·智顗·吉藏·杜順 / 沈謙，慧嶽，李世傑著。--更新版。--臺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88]
面：公分。--(中國歷代思想家：7)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573-2(平裝)

1. 哲學-中國-傳記

120.99

88002829

中國歷代思想家(七)

陶弘景 智顗 吉藏 杜順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主編者 王壽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著作 沈謙 慧嶽 李世傑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呂佳真 黃嫻羽 許素華

印刷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二二一六二一八
傳真：(〇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四月更新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573-2(平裝)

71682000

陶弘景

沈謙 著



目次

一、傳略	0
1 生平事蹟	0
2 時代背景	8
二、學術思想	2
1 隱逸	2
2 道佛合一	5
三、作品介紹	0
四、結語	2
參考書目	3

陶弘景

一、傳略

1 生平事蹟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河南江寧縣），生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西元四五二年），卒於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年），享年八十五。

陶弘景的誕生，有這麼一段故事：弘景的母親郝氏有一夜夢見兩位天人，手捧著香鑪來至她的房間，不久便有了身孕，於是產下弘景。據說，陶弘景幼年時，便與一般小孩大不相同，四五歲時，便成天以荻桿為筆，在地上學寫字。十歲時，得到一部葛洪的《神仙傳》，即晝夜研讀尋思，頗有養生成仙之志。弘景常常對人說：「仰觀青雲，目睹白日，並不感到遙遠。」這似乎意味著仙鄉並不難至，無怪乎弘景要說自己「身有仙相」了。

或許是因為陶弘景的父親爲妾害死，因此對女人產生反感心理，也可能是他先天性格中學道求仙的傾向，弘景終其一生，並沒婚娶。據史傳所載：弘景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根二寸多長的毛外露，而右膝更有數十個黑子，成七星排列。這些不同於常人的特徵，更增加了他身世的神秘色彩。

弘景讀書萬餘卷，又善琴棋，工草隸，因此年未弱冠，齊高帝便徵引他爲諸王侍讀，又給他一個奉朝請的官。弘景雖然躋身宦門，仍深居簡出，並不熱中交遊，唯日日以讀書爲務。由於博學多聞，舉凡朝廷的儀節掌故，大都取決於他的意見。弘景因爲家貧，不得不有在仕途上發展的念頭，後來因求不到宰縣，先天隱逸出塵的性格終又擡頭了，乃於永明十年（四九二年）上表辭祿，掛冠而去。他有一篇〈解官表〉，即是辭官時所作的，大意是說他嚮往的，乃是「席月澗門，橫琴雲際」的生活，他雖然認真向學，但「學非待祿」，只有「孤耕壟下」，才是他志趣所在。弘景離開朝廷時，公卿紛紛爲他設帳餞別，場面之盛，宋齊以來，罕有匹敵，由此亦可見他爲官之日雖短，但學問之閎富，人格之輝潔，確爲當時公卿大夫所景仰。

辭官後，弘景便隱居於句容之句曲山（江蘇句容縣東南），據他的自述，句曲山下是第八洞宮，名爲金陵華陽之天，漢朝時，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理此山，故又名茅山，是修道的好處所。弘景在山中設館，自號華陽陶隱居，從此隱去真名，凡人間書札，均以隱居代替。弘景曾跟從東陽孫游嶽學符圖經法，又嘗遍遊名山，尋訪仙藥。山中的生活是極爲清苦的，可是他甘之如飴，奇偉的山水，幽深的澗谷，都給他無限的安慰，他每每徘徊其間，吟

詠盤桓，不忍離去。依他看來，朱門廣廈還不及高山大澤給人的快樂多呢！隱居後的陶弘景，與人間真是絕遊了，彼時大名赫赫的沈約爲東陽郡守，頗賞識弘景的高超志節，屢屢修書邀約，可是他終不赴約。

永元初年（四九九年），陶弘景更在隱居之地築三層的樓館，他居於最上層，弟子居中層，有賓客來，便居最下層。除了一個服侍的家僮可以登上他的住所外，旁人皆不許。弘景天性原好讀書著述，從不廢卷，顧惜光陰，老而彌篤。據說弘景曾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象集要》、《玉匱記》、《合丹法式》等著作，又未完稿的還有十部，今並不傳，這對我們研究陶弘景思想的，可說是極爲惋惜之事。

弘景除了愛好著述外，還精通百技，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等無不精通。他還發明了「渾天象」，悟出了「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的道理，但這恐怕只是要配合方術的理論，對於科學的發展，貢獻似乎是甚微的。弘景還長於援引圖讖，預卜未來。梁武帝禪代之前，他便先以圖讖數次測出「梁」字。更妙的是在他死後，弟子在篋匣中發現了一首預制詩，是預測梁祚覆沒的，原詩如下：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

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

後來梁果然因人人競談玄理，空虛不實而亡國；而侯景篡梁，竟然就在昭陽殿，真是句

句落實了。

道教方士，極重鍊丹，因為丹丸是長生不死、成仙的靈藥，弘景自不例外，他已獲得了鍊丹的神符秘訣，所缺的只是名貴藥材。梁武帝一向敬重他，便賜予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弘景於是鍊成一種「飛丹」，色如霜雪，服後身體可變輕。梁武帝食後，果然奏效，從此對他更加禮遇尊敬，屢次要聘他出山，終不為弘景所受。

雖則如此，武帝並不放棄他卓越的才華，每遇國家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往諮詢，月中往返書信，經常數封，時人便給弘景一個「山中宰相」的雅號。由此可見，弘景也並不是全耽耽迷仙鄉，不問人間俗事的，他只是不願當「曳尾之龜」，掙扎於泥濘中而已。

梁武帝天監四年（五〇五年），弘景移居積金東澗，繼續在該處隱居。由於精通「辟穀」「導引」之法，雖然年過八十，仍有壯容。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年），弘景自知無疾空逝，便寫下一首〈告逝〉詩，昭告弟子「即化非冥滅」的道理，「尸解」而去了。死時年八十五，顏色如故，屈伸自如，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這在道教而言，就是所謂得道之象了。朝廷追贈弘景為太中大夫，諡號貞白先生。

2 時代背景

兩漢雖然有董仲舒大倡「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儒學因而擡頭，在思想界戴上了桂冠；但獨尊儒術的學者們，因秦火的焚毀，在學術上的努力也只是章句訓詁一類的工作。所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下層社會活動。

真正爲道教奠定理論基礎的，是魏伯陽和葛洪，魏伯陽的《參同契》和葛洪的《抱朴子》兩書，使得道教有了教義上的依歸。他們兩人，實可奉爲道教教理上的祖師。而南北朝的寇謙之和陶弘景，卻抹去了教匪的色彩，規定儀式戒律，創設道院神像，組成宗教的體制，因此贏得中上層社會的信仰，甚至曾一度壓倒佛教，變成國教。自此以後，道教才真正具有宗教的規模，走上正統宗教的道路。

當道教逐漸萌生成形的時候，佛道亦慢慢的傳入，相傳漢明帝時，求佛教於西域，輸入佛經佛像，而佛教輸入時，則沿襲道稱，稱爲「浮屠道」，與道教並重。於是在信仰上產生兩種現象，一種是道佛相排，一種是道佛並包，甚至儒釋道三教並重。陶弘景即是屬於後者，他雖是宏揚道教的功臣，但信道亦兼信佛，更嚴格地說，他是三教並崇的，這是彼時一種常見的現象，也是研究陶弘景思想不可忽略的一點。

二、學術思想

凡是道家，多少總帶有幾分神秘的色彩，身世如謎者比比皆是，就連他們的作品也大都散佚不可得，這對後世研究的人便困難倍增了。據《南史》的記載，陶弘景有多種著作，均散失不傳。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陶隱居集》，雖然收有賦、表、啓、書、論、頌、詩、文等多篇，但簡短駁雜中，頗難盡窺弘景思想的全貌。

大抵說來，陶弘景的最偉大處，在於他高潔的人格、得道的修鍊、宏揚道教的努力，在思想上，他似乎沒有什麼獨特的樹立。導引、辟穀、鍊丹、符讖等道家的方術，在學術上是頗難解釋的，本文只能點到為止，事實上，似乎也沒必要作深入的探討。以下，試從隱逸與道佛合一兩方面來探討陶弘景的思想。

1 隱逸

隱逸的高士各個朝代均有，但其性質則互不相同，唐朝人把隱逸視為博取俸祿的手段，而有「終南捷徑」一說。魏晉六朝人的隱逸則大都是出於人生短促的失望，與思想上苦悶的

消極，當然，彼時老莊虛無思想的流行與道教成仙一說的誘惑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一個苦悶、戰亂頻仍的時代，山水園林確實是心靈上最好的慰藉，留連於其中，往往可讓人視塵務如糞糠，忘卻一切痛苦，進入寂然恬淡自足的境界。陶淵明說得好：「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事實上，能擺脫一切而歸隱山林，又何嘗不是個人生命的幸福呢？無怪乎《南史·隱逸列傳》的後論要說「掛冕東都，夫何難之有」了。《南史·隱逸列傳》計列有陶淵明等三十一人，陶弘景亦在其中，由此可見彼時風尚之盛了。

綜觀陶弘景之所以掛冠隱逸，除了時代風尚使然外，天性的愛好山水，祿途的不順遂也是其中原因，最主要的，還是他修鍊成仙的渴望。於道家而言，隱逸山林便於修鍊，無非是攀登仙鄉的一個準備工作。

弘景天性喜愛山水之情，時時流露於文字間，在《答謝中書書》一文中，他認為「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的山川之美，不啻是「欲界之仙都」。而在《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一詩中，更表明他怡悅於山林中不可言告的樂趣。原詩如下：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我們從《尋山誌》一文，最能看出陶弘景隱逸的動機、樂趣與目的。他開頭即說：「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世事的滄桑，人情的多變，真是令人難受生厭，只要在俗世一

天，便得一天受現實的壓迫，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也同樣的有「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的感嘆。那麼，要免除靈臺之心爲形體奴役的辦法，便只有杖策尋山，歸隱田園，與塵網來個一刀兩斷，互無關係了。

山林中的生活是清苦的，必須拋棄朱門廣廈，錦繡酒肉的形體享受；但弘景卻認爲「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志」與「神」無論如何，總是比形體來得可貴，且可永遠存在。臭皮囊的世俗享受實在算不得什麼，所以他也就欣欣然於「散髮解帶，盤旋巖上」的生活了。

執意如此，山中的風景便是取之不盡的寶藏，造物者的無限恩賜了。陶弘景筆下的山林之美，像是首首圓滑晶瑩的小詩，我們且看：「宮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是何等幽麗的境界啊！還有「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倉曲，泉潄石而生文，草薜薜以拂露，鹿麕麕而來羣」，誰說這不是「欲界之仙都」呢？

愈是迷戀山林的瑰麗，欣喜心志的舒暢，便愈會對生命短暫的悲劇興起無限的感傷。弘景也不例外，他沉湎流連之餘，也不免「意斯齡之不老」，而致力於挽救生命的短促了。王子喬、赤松子、彭祖，這些均是傳說中長生不死的仙人，乃一一成爲陶弘景力追的偶像。他深信「仰彭涓兮弗遠，必長年兮可期」，於是便「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了。終究，採集長生不死的靈芝仙藥，才是弘景尋山隱居的最後目的啊！這與陶淵明「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的隱居是大異其趣的。

雖然陶弘景隱居山中不斷地修鍊，使他看來像是仙人，而他「尸解」的種種徵兆也顯示

他是得道成仙去了；但我們曾提到，他有個「山中宰相」的雅號，這不僅是對他才華的讚美，同時也說明了弘景隱居期間，並不是全然不理會人間俗事的，他依然在梁武帝諮詢時，貢獻各方面的意見，他的隱逸，真是自具一格了。

2 道佛合一

道教興起時，佛道亦即傳入，我中華民族容納外來思想的度量一向極其廣大，因此佛道得以在中國生根傳播。雖然道士唯恐佛教之輸入，信奉者日眾，因而奪其衣食，故偶有紛爭；但在思想與信仰上，卻有道佛並重，乃至三教並崇的現象，直到現在，依然如此。事實上，駁雜的道教理論，也有借助佛道以自富的必要，像佛教的三世因果論，便被移花接木過來，成為道士用以宣教的一部分。

陶弘景是個不折不扣的道教中人，他自己本身的勤苦修鍊與設館招徒，為道教奠定了良好的法式，在整個道教史上，功勞是極大的。但他在思想與信仰上，卻有「道佛合一」的趨向，我們可以從兩件事情上得到印證。其一是據《南史》的記載，陶弘景曾夢見佛授他《菩提記》云，又名他為勝力菩薩，於是他便往訪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其二是陶弘景仙逝後，遺命弟子，葬禮時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在左邊，道士在右邊；道人即是佛教的僧侶，道士乃屬於道教的。由此二事，陶弘景「道佛合一」的思想是極其明顯的，而這恐怕也是彼時知識分子普遍的一種現象吧！